

師傅

回到家鄉的爸爸，白手起家，在我們 D 鄉的火車站附近、肉鬆香腸店旁，租了間低矮平房，室內陰溼不說，門窗破舊如鄉人的開敞的門牙縫，寒風透入冷颼颼，一切都在草創，得過且過，咬緊牙關還是得幹。剛入社會，沒有人脈，爸爸先賣賣小零件或維修機械維生，收入微薄，人力資本的規模，仍不足以製作烤箱。創業初期，非但沒賺錢，跌跌撞撞，還屢次被騙。

直到與媽媽結婚，有了我和弟弟，工廠才稍起色，攢夠了錢，就在省道旁，買了生平第一棟房子，兩層樓日式木造平房，也第二代工廠。

如同當時大部份的中小企業，家庭就是工廠，一樓作為辦公室，其旁還有空地，搭起石棉瓦屋頂，充作工廠；二樓後半是倉庫，僅留面向馬路的前半，作我們的家居空間。

帶領著師傅們，爸爸蹲在骯髒的地面，在敲、鑽、剪、焊中，製作出第一台烤箱，工廠的步伐，總算踏穩。

而我也到了最調皮好動的年紀。

上班鈴響，師傅就會到工廠各處就位，拿起榔頭板手工作，無所事事的我走了進去，阿進與秋宏剛搬起棉被大的鐵片，緩緩轉動，那氣勢，如雲朵投落巨大的影子，在山崗上移動，低下身，我輕巧鑽過；嘉義負責噴漆，戴上口罩，還在自言自語，看我經過，拉下口罩，手在胸前比劃說：「孩子，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查某，奶子比油漆罐還大啊！」愛開黃腔的嘉義，哈哈大笑，我吐了吐舌頭，不想搭理；鑽孔機四台整齊排好，樣子像猥瑣的流浪漢，沒仔細看，差點也把活人看成機械，那是立在鑽孔機旁的青海，地面看許久，才伸手將掉落的鑽子撿起，重新栓上攻牙機，坐在機械前，要死不活地給鐵管一個個洞；此時，阿林走過我身旁，隨手把檳榔扔入口中，抽出腰間的鑰匙說：「要到嘉義市送貨，孩子，要不要一起去啊！」車門一關，廢氣暖呼呼排出，貨車就此揚長而去。我隨手撿起地上的焊條，當作仙女棒，在空中亂揮，想像此刻是夜晚，焊條迸出燦爛的火花，往工廠門口跑去，看有沒有新鮮事——完了，老獅出現，正虎視眈眈，我的上臂，只要被捉到，他手勁一使，那痛苦，真是生不如死。

幸好我人機伶，趕快回頭，腳步靈快，鑽過鐵片底下，在通往二樓的入口處，回首一瞥，正在喝茶打混的嘉義，將廣播的聲量調大，因為他最愛的洪榮宏，開始唱歌啦——

不曾看過這呢美的小姑娘 生做嗎真古錐（伊呀真古錐）
櫻桃的小嘴擱真賢講話（哈）
迷人的黑色目睷活靈靈（活靈靈）
姑娘我想要請你看電影飲咖啡（啊唷敢好勢）
啊——免歹勢 啊免歹勢

乎你乎你乎你乎你心花開
乎你乎你乎你乎你心花開

我的身體不由自主，像七爺八爺搖擺，跟著哼唱，〈美姑娘仔〉真是唱出那個時代的朝氣！生活雖然艱苦，但處處有希望，看到那兒有人成功，這裡蓋起樓房，大把鈔票滾滾而來，人人都有舞台，儘情去追求理想——那美麗的水姑娘啊！得意的人走路搖擺，熱鬧的街市蹦跳喜樂，多麼充滿朝氣的樂觀氣氛啊！

當然，匪類一無是處的嘉義，才不管什麼事業、責任或賺大錢，下班後洗過澡，穿得葩里葩里，噴幾下古龍水，就要去查某間，找小姐展風騷。不用喝咖啡、電影也免了，就可以讓美姑娘，心花朵朵開！

這是秋宏偷偷告訴我的，對他鄰居兼小時玩伴的放浪行為，實在看不慣。

秋宏是我見過心地最善良的人，國中畢業典禮一結束，就到工廠報到，拿起工具，這邊鎖鎖，那邊敲敲，一直做下去。每日準時上下班，生病也一樣，從不請假，從不抱怨，如此認真勤勞的人，在我們 D 鄉，還真找不到第二個。秋宏假日有空，就會到佛堂值班頌經，為他人祈福；選舉時便化身菩薩，投給支持率最低的候選人，全家生計一肩扛起，節儉安份，卻苦於找不到結婚對象。

而嘉義行為乖張，女朋友沒一個正經，兩人住隔壁，個性劃了道台灣海峽。

當然，為人稱道的秋宏，也有令人受不了的地方。

嘉義嘴雖賤，頂多說幾句下流的話，就到角落抖腳抽菸；秋宏從不抽菸，但話匣子一開，就停不了。

更誇張的是，他常問一些很奇怪的問題，譬如說：「你知道宇宙可以賣嗎？」

「如果宇宙可以賣，那不是連我們人類也要賣掉，那要賣給誰啊？」這道理不通，我反駁秋宏，他一點也不生氣，表情認真，慢慢跟我解釋。

午休時間一小時，秋宏費心跟我解釋，便當沒吃幾口。

他的多話，讓我的耳油量大增，有點難以招架；不過，學歷不高的秋宏，氣質與其他師傅很不一樣的，我想，是愛讀書的關係。

我曾借給他《世界十大奇觀》、《人類歷史之謎》等書，他讀得又快又認真，歸還時，滔滔不絕地說：「我當然也想跟那些人一樣，到世界各地冒險、看看偉大的歷史奇觀。但爸媽老了，兩個妹妹仍在讀書，錢又難賺，這輩子沒望啦！我只能待在工廠！靠這些書滿足好奇心！」他拿起扳手，像拿著麥克風，又說：「還有沒有其他的書借我看？最好是討論宇宙的書，我只要在報紙上，發現跟宇宙有關的報導，都會剪下貼在粘貼簿上。這宇宙到底有多大，怎麼發生的，我很有興趣。」

曾經，我想像這個世界，是顆水晶球，有個人在球外，觀察人類的行為。而那個人的世界，是我這個世界的擴大版，他住在更大的水晶球內，有另一個超越者看著他，順此，無限推衍，像電梯的鏡子照人、人在鏡子、鏡子中還有人……

一度以為這道理，只有我知道，深藏在心中，從沒跟別人說過。沒想到，有一次跟秋宏在工廠鎖螺絲時，他瞪著孔洞中的迴旋紋路，一臉嚴肅地說：集中精

神，順著這紋路旋轉而入，就會刺進空間的一個點，看到跟我們人類社會相同的宇宙。小心！我們背後，也有個人，在監視我們的世界，那個世界背後還有另一個世界存在……

沒想到，這道理他也想到了，我好沮喪，更佩服秋宏，要不是他家境困難，書往上讀，一定會成為偉大的哲學教授。

至於這宇宙怎麼賣，要賣給誰，我一直都參不透。



如果秋宏吃飯的速度，趕得上阿進，就不會因忙著跟我講話，吃不完便當了。

說到吃午餐的速度，阿進永遠是第一，吃完兩份便當，攤開涼椅，就呼呼大睡去，不知這習慣，跟他硬實膨突的肚子，有沒有直接關係。矮小黝黑的阿進，晚上常喝得爛醉如泥，檳榔吃，麻將也打，娶了個太太，孩子一男一女，樣子都像他。雖然看起來粗矮笨拙，走進工廠，隨即身輕如燕、手腳俐落，做事之細膩，不輸給女人。只見他搬來一片門那麼大的鐵片，擱在架子上，抽來鐵尺及石筆，兩三下，便畫出棋盤般的交錯線條。然後，打開電源，引擎轟隆隆運行，帶動攻牙機轉動，將鑽頭對準白線的交叉點，踩下機關，鑽出孔洞，如此反覆操作，一個早上往往數百個，全精準中的、絲毫不差。當然，除了鑽孔，還有剪折鐵片、焊燒器具等事，他都是做得最漂亮的。

精準是沒問題，但效率就要看心情了。昨晚打牌贏錢，今天工作就有如神助，速度飛快；若發現阿進臉色冷酷、不太搭理人，八成是跟老婆吵架了，人到工具箱拿支起子，不過幾步，動作之慢，跟烏龜沒兩樣。

阿進話少，跟話多的秋宏，個性互補，兩人感情最好。愛憎分明的他，最討厭阿林，兩人不講話，常斜眼相瞪。

阿林這個瘦排骨，城府很深，粗重的活兒都推給秋宏，自己專挑輕鬆的做。舉個例子，以前沒有起重機及吊高機，重達上百公斤的烤箱，要推上貨車後斗，都得靠人力。每當烤箱製作完畢，臨上車要送去給客戶前，行動明明都很正常的阿林，手開始痛、腳就突然扭到。秋宏心最軟，禁不起央求，拉起袖子就來搬貨，但烤箱太重，得兩個人搬，好朋友阿進就遭殃了。只見秋宏阿進使勁吆喝，將烤箱推上了貨車，阿林一聲謝謝也不說，腳步輕輕、手兒靈靈，就在烤箱頂頭鋪瓦楞紙板、蓋大片帆布，防撞擊及日曬雨淋。之後，擺個牛仔姿態，拿出繩索，先打個栓馬結，固定車頭橫桿，再打一個八字結，鉤上車側的鐵鉤。只見阿林歌仔戲水袖那般手勢，將繩子往空中拋，隨即追至車的另一側，抓緊繩子，便一躍而起，左腳踏車側、右腳懸空，像個攀岩者，用全身重量拉緊繩索、固定貨物，再打八字結套鉤，繩子又拋過去，如此來來回回，手痛腳傷都是假的，草上飛阿林，貨車旁施展輕功，靈巧得很。

最後，跟媽媽領取出貨單，嚼兩顆檳榔，開車送貨去。

貨車到了外頭，就算偷雞摸狗，也很難發現，只要貨準時送達就好。這點，

阿林倒很有一套，駕車技術高超不說，還很少迷路，無論荒村多偏僻、鬧區的狹巷多麼曲折複雜，他都有辦法找到。到了客戶面前，阿林態度謙虛、服務認真，懂得捕捉人的心理，說好話，撥去外人批評，將客戶打理得服服貼貼。爸爸也知道他個性上的缺點，念在他能力不錯，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

離過一次婚的他，整天想賺大錢，這可不是妄想，而是有理論基礎的。他說全台灣的土地都在漲價，也一直在蓋房子。上次到大都市鬧區，尚有一些空地，雜草叢生，過一年再去，就蓋起高樓了。整個台灣的房子會越蓋越多，土地卻越來越少，一但大都市缺地，就會到臨旁的鄉鎮開發，我們D鄉就是。D鄉除大廟前比較熱鬧外，其餘都是田地，鐵路、省道、高速公路平行穿過，夾在這些交通要道中間的土地，很具價值，未來會一塊一塊開發，一棟一棟蓋起高樓，到時，D鄉會像台北高雄一樣，成為頗具規模的市鎮，有土地的人，錢就賺不完了。所以，阿林一再強調，要趕快賺錢買土地，等高樓蓋起，就可狠狠賺一筆，買一台賓士，過有錢人的生活。

吝嗇的阿林，瘦得只剩骨頭，工廠的大型電扇，將他寬鬆的衣服吹得鼓鼓的，不仔細看，還真像吹氣的蟾蜍。

當然，貨車不是每天出動，阿林大部分的時間，待在工廠忙碌，雖然他每道流程與工夫都會，老獅是廠長，話要聽他的。

老獅是工廠最資深的師傅，原本待了十多年的糶米廠倒閉，轉而到我家工廠，重新開始。每天最早上班、最後一個走，是爸媽最倚重的人，動作雖不快，但技術純熟，穩紮穩打。作為四個孩子的父親，老獅的生活壓力沉重，最大的樂趣，是到廟宇求神問卜、研究命理，有時練練氣功，拿我這樣小孩子下手，捉拿手臂，測試內力。

師傅都點過名了，還有一個青海，最容易被忘記。

他是媽的遠親，一個怪人，長得矮小萎靡的他，光禿的頭頂只餘下幾根雜毛，臉色陰沉沉的，微微駝背，瘦乾如池畔的死魚。他的工作效能很差，又常請假曠職，我想，要不是親戚的緣故，早就被炒魷魚了。

平日，我若走過高速運轉的機械，穿越地面溢出黑油的鋼鐵森林，工人都會跟我打招呼，唯獨青海，察覺有人靠近，就暗中偷步，躲得老遠，不讓我有接近的機會，就算大聲跟他打招呼，也會假裝沒聽見。

工廠太吵雜，唧嘎軋逆，耳朵被焊得密實，人的話語微弱難辨。

秋宏總說清水狡詐，有時工廠巡了兩趟，怎麼也找不到他，不知躲哪去了。我總想像，青海是深藏不露的高人，雙腳一蹬便躍上高處、隱身起重機的輪車之後；或者是，他有縮骨功，身體抖一抖，就縮成螺絲那樣大小，再轉身，便藏進螺帽內，我們要找，當然找不到。

聽說，無論是休假或曠職，清水很少在家，拿著釣竿就往外頭去。沒有人知道他跑哪兒釣魚去。有師傅開玩笑，說工廠那麼小，他都能覓處角落躲藏；更何況，工廠外的世界那麼廣寬，山水皆縫隙，躲在小溪或河谷，任誰都找不到。

五點鈴響，師傅們會慢慢收拾再下班，只有青海最準時，一溜煙就消失，留

下摩托車的廢氣，及往遠方逝去的漚漚聲。



嘉南平原風強，陽光明亮，底下的萬事萬物，皆無所遁形；溫度飆高，點燃了鳳凰花，在蟬聲的鼓噪下，延燒夏天。

多年的風吹雨打，石棉瓦屋頂不僅骯髒，還破了好幾個洞；水泥地面頻受重物碾壓，凹裂破碎，工廠需要翻修。

師傅們的專長雖在機械組裝，但來我家工廠之前，多少都有建築工地經驗，爸爸也略懂原理，於是就帶領師傅，逐步整修。先從屋頂下手，更新石棉瓦，替換浪板，清除灰塵與蜘蛛絲。然後，重鋪水泥地面，這是最棘手的，得先清空工廠，將眾多機械移置一旁，小的像攻牙機、電焊箱、零件鋼材等，輕小好處理；但剪床又大又重，簡直是原生在地的巨石，該怎麼辦呢？

這難不倒師傅。

只見他們圍在剪床旁，由老獅分配工作，秋宏與阿進站在剪床前方，斜立鐵棍，一端抵肩，另一端伸入剪床底座空隙，姿勢像判官旁的衙吏，利用槓桿原理，讓機械底座離地，嘉義與阿林快快將兩根圓木滾入底下。秋宏與阿進又速速跑到剪床後方，用相同方法，將機械往前頂，底座放入圓木，機械宛如裝設了滾輪，有了活動處。

在前，老獅與阿林控制方向；於後，其餘的人使盡全力往前推，移動些許，就抽出後頭圓木，移至前，看來，不動如山的剪床，轉眼竟移置在旁。

真像愚公移山。

地面清空，刨除舊鋪面後，準備敷上水泥。

卡車運來砂子，在工廠門口堆一座小山；水泥既硬且重，一包包疊起；抹刀、攪拌棒等工具散放地面；單輪手推車靠牆立著，好安閒。

此時，蹲踞角落抽菸打屁的師傅，一陣騷動，嘉義發出興奮的怪聲，秋宏一臉驚嚇逃開，其它人紛紛跳離，只有老獅神態自若，拿了罐工業用酒精，灑向地面，再抽根棍子，往水溝一伸。大家圍了過去，一隻眼鏡蛇王，在地面掙扎。伸出鷹爪，蛇王乖乖成擒，老獅高舉在空中。

老獅笑笑說，忙了一天，這條「溜」剛好給我們補元氣。

拿了根繩索套頭，懸吊工廠門口，捏捏蛇身，老獅小刀一劃，挖出心臟來，腥臭的血噴了出來，大紅色裝滿滿的一杯，嘉義毫不客氣搶過來，咕嚕咕嚕喝掉，得意地說，那些小姐賺到了，晚上要讓她們爽歪歪。

剖開蛇肚，老獅掏出內臟，手在黏液中翻找，取出一顆東西，隨即走向青海，說他最缺的就是這個。

阿林大笑，說青海吃一百顆膽也沒用，龜就是龜，永遠都怕蛇，遂將蛇膽捧在手心，伸伸舌頭。

最後，剝皮露出赤裸裸的肉，一息尚存的蛇王，尾巴硬要捲曲，又無力垂落。

老獅乃家學淵源，父親是山中的捕蛇人，所以工夫才如此熟練。但善捕蛇的父親被蛇的利齒捕去生命，那時老獅還是小獅，家裡頓失依靠，書沒讀完就去工作，母親還受到驚嚇，精神出了問題。

要不是蛇王自投羅網，還真不知老獅這一身功夫。

到旁邊的雜木林，撿了些樹枝升火，薑絲蔥段切妥，跟著蛇肉一起下鍋，熱騰騰的蛇肉湯很快就煮好。

秋宏唸了幾聲阿彌陀佛，阿進不吃肉，但喝了三碗清湯。

「孩子，你不是身上長汗斑嗎？蛇湯可治皮膚病，喝喝看吧？」

老獅說話的神情，就像問我要不要吃三杯田鼠、野兔火鍋——像隻受驚的鳥，我飛也似地逃走。



「你知道牛肉麵怎麼賣嗎？」

秋宏總算問了一個可回答的問題，但他只是隨口說說，就走到工具檯旁，挑了半天，還沒找到工具。

今天，音響壞了，噪音成了工廠的唯一主調，真無聊，這裡的設備樣樣可壞，就音響不能出問題，沒有廣播，工人就失去能量，懶懶慢慢了。

我口中哼起：「啊——堂堂五尺以上，我是男子漢——」，故意擺出誇張姿勢耍寶，但沒人笑。

還是乖乖地鎖螺絲，才不會被媽媽刮。

嘉義又發出奇怪的聲音了，他真的很吵，一下子學泰山 OEO，一下子模仿括搔玻璃的聲音，令人雞皮疙瘩掉滿地。他學舌鸚鵡，說出的話，大家聽得很清楚：「工廠要倒啦！要倒啦！」

老獅沉默，阿進不理人，青海沒來上班，阿林是永遠不會再出現了。

從秋宏口中得知，阿林跟外頭的人結合，自立門戶，製作我家工廠一模一樣的產品，削價競爭；還勾結剛離職的會計，竊取客戶資料等機密，工廠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。

午睡過後，秋宏折疊好涼椅，到廁所洗臉，又問了我一次：「你知道牛肉麵怎麼賣嗎？」秋宏怕工廠經營不下去，就要開牛肉麵攤維生了。

該怎麼辦呢，大家一片愁雲慘霧，雖然我相信爸媽的智慧，一定可以克服難關的。但訂單銳減，營業額大降，阿林的背叛，對我們的打擊真的很大。

五點一到，鈴聲響起，青海竟騎著摩托車衝進來，一臉焦急，從沒看過他神色如此緊張。原來，女兒在溪邊走失，遍尋不著，青海怕她失足落水，師傅們合力安慰他，報了警，大家騎著摩托車一起尋人去。

我問媽媽，青海女兒現在幾歲，怎會在溪邊走丟呢？

媽媽低聲說，青海是可憐人，一連生三個女兒，都智能不足，也不知是哪一個走失。

但只要走失了，就很危險。
我抿了抿嘴唇，為青海祈禱。



工廠入夜就靜悄悄，四周僅剩蟲鳴蛙叫與車聲呼嘯。我家前方，有號稱全亞洲最高的廣播塔，黑暗中有蕃茄色的小燈閃爍，廣播塔向中國大陸同胞廣播，宣揚自由寶島三民主義民生富足青天白日滿地紅……

我沒收音機，什麼也聽不到。

時不時，傳來一道連貫的聲音，尖銳又忙碌。

火車在鐵軌上高速運行。

入睡前，得知青海女兒尋獲的好消息，平安，沒事——沒事，爸爸這樣跟我說，工廠定會渡過難關的。客廳的雙層床就是我的臥房，下舖的弟弟已入睡，我在上舖，思緒也浮在半空，胡亂飄移睡不著，遠處再度傳來火車聲。

該是最後的班車了吧！我想，一切都將結束，一切都將結束。

閉上眼睛，想起有次搭爸爸的轎車，上高速公路，那時路燈稀微，四周儘是黑暗的原野，趴在車窗，看天上的星星明滅閃爍，地面的樹隙隱約有光，那是一長列火車抽拉而出，明亮的日光燈讓旅客的動靜很是清楚，車窗一格一格發亮，排列有序。

爸爸說，這班火車會經過我們家，然而，從家門口望出去，火車被竹林擋住，只聽得到聲音。

在床上，聽遠方的車聲，我想像車頭撞碎濕涼的露水，孤夜獨行，前方的黑暗似乎沒有止盡。

在原野中獨自發亮，它是最美的一串珍珠。